



大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輕詆下

○補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史

曰孟顓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顓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

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積

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顓顓深

○補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補謝宣映南史曰謝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

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補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

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州辟從事卒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

官車騎長史

今汝一作汝今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

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

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

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謂世無渭陽情也

謂世無渭陽情也

謂世無渭陽情也

深冲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見王文憲文憲詩沈

○補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

王云林祐是宋諸王上當有山陽二字不爾可云劉休祐

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入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敬則以敬兒武臣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

○補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

殺一作賣

王云劉本作賣殊勝殺字

○補

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一日遇褚司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既弒蒼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春連珠十

者云希世之寶遠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

○補王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補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

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

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温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

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宛句父暉兖州左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姪初為廣陽

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温生

是太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

散騎常侍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

○○補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

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七占士克甫卷之二十一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補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怒以示邢子才子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左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補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祖輔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又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榮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謫流死嶺州

○補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休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第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趙超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補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問宋祁，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權旄西蜀，累於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將

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惠自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條。虎鬚合生皆笑。以彌縫之。武母恐害賢良。遂以不舟送甫下峽。

○補

韓愈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太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

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嘗

語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

然性放蕩。不修儀儉。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

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

擢甲科。遂

檢

他訓彼

○補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闕。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

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

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闕。王介甫改為

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

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逼。雲臥衣裳冷。迺此寺中事耳。以彼天闕之

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

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取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 ○ 補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累官中書令

補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司馬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天子太保致仕君實司馬光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

只須看字說

仄

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支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義以表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敕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犬懼胃澆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詢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

劉曰倉卒出
受難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遑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
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〇〇〇

劉云華池解渴
存想之妙何愁有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海
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
此得及前源。

李云不必甚不

劉云文字中留
當此思言夜哭

背

李云甚不必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皆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
以厭眾心。其變一。〇甚不必
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入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箬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王曰陽字每謂是是謂字誤耳

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觀察恐形

應是偽為婦詐坑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圍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死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敦敦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之心

因進說後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

敦疑之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允之專而此言

○ ○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瑯琊王詡

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注
王云觀此明知
後入添計

五。死。聰。嗣業。

劉云真有如此強口者世說雖

○○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失官居東陽桓太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溫北伐於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及
 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彊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不履意

○○○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罵彌
 甚積日漸歇江彫瞑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子昭
厭與 厭見通

王劉云此政不必
中須小氣

劉云二人元知
舊義之非故共
謀過江不用此
義愍度後遂仍
用舊義為人講
以得食故託
王云曰益員
清談義亦是

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
不與入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
江君之茂識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就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目曰支愍度
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救饑

又曰劉強解夏
彼謂舊義不得
食改創新義動
人耳為救饑改
義故曰負如未
所謂那可立乃
無義非曰義也
文理尚不通何
妄得下雌黃

嶧陽浮
磬泗濱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
照然則萬象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二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二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縉女字阿恒

補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州人父善懿雋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

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立宗先夫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

國務明於吏道剖言不滯年七十卒為遺令以戒子孫與張說同為宰相

各懷疑阻張衡之李潛松窗雜錄曰姚崇為相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

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之疾是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

中書宜官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搆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益擄得

是非

割

之 又 一

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而人而斬於一婢如邪說奇其言以待見與歸書生亦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聞公為媿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即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贊明且公主入謂具為奏言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夙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
 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鑄
 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刑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且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
 天高明之位列
 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
 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秦

列子曰亭之毒
 之注化育之意
 亭謂品其形毒
 詔成其質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
 彞光祿少卿次
 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
 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
 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
 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
 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別加褒擢參
 大政方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仁皇
 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矣視此更甚容豈白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諸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豈白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咲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補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

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也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鋸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荆州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獲子者記曰

峽長七百餘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岫哀號行百餘里不

劉云此怒亦何可少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姪襄上書歸

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

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由桑焚

其舟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

浩馳還謝罪既而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

著○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

雅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

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

軍力絕入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

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

耻忿且憚退因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限於

免退官病卒郭林宗別傳曰鍾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

破甔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而

質甔荷僂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

異之因問曰壞甔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甔既已

劉孟真

印

七古世克補卷之二十一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决因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鎮軍長史自以其備從二后且以太信宜令引為鎮軍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補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祖據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謀毘佐沈約之徒皆引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
 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
 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
 史曰峻好學奇人無下自課讀書常燎蒜炬從夕
 遠且時或昏睡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
 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由擢峻兄弟不蒙選
 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
 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樹祖謂之書淫於
 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
 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
 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深
 天監初召入典校秘書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
 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
 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
 能隨衆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
 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
 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
 籍志曰類苑一百
 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鑿石浩然
 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
 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
 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即
 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無
 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然浩

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

望理陰陽

○補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

南華經非碎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

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

身無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

傳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望疏鞅掌急處也

王云晦默有道何至作王前請田未恐不至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以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

食李而皆計核費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

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遍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達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遽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奇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

○ ○ 郝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隱語示不留家

劉云吾見蕭每有可喜

且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補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宣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

天監元年徵為侍中宣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北史世宗有卷二十一

七

補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車服飲

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

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較驗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讒牘語人為戶牖原憲以讒為戶牖

王云石尚有火
說不載豈謂更
速情矣邪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

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綉幕甚麗兩婢持錦香

囊寔遠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耳廁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悉施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帝甚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帝甚

后一作石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后所未知作羅

〇〇

王君夫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

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入愷為翊軍
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
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
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亦之
劉云以此為快
是略無惜名意
之也夢后君夫殺

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
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
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

十

瞭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窳戚傳百里奚漢世河
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
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
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曰尾骨
屬頸窳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窳
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賺踈助難
齒齧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
得如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菹
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
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窳負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游菹是搗韭根
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出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即駛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補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
社仕魏侃少而環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緣

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在仁。可謂鄉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後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艦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憫喻使還，待之如舊。

○補 侃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飢，筋骨舒實，緣須入

負

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

孤

郇國公爲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遺疾，卒於虢州。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本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狐氏亦

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 段文昌

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個儻有氣義章阜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

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打作也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一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時苗

魏略曰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軍語

○補

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暨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心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車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巳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

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
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
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
踐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
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
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
期述父也。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也。司州言氣必有悟

賢者計較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
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王氏譜胡之螭
是恬從祖兄也。
援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劉季此識彦道

桓宣武與袁彥道樛補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古世說賢媛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說太傅憐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遯末封胡謝韶小

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

二子。義典太守。時人稱其尤。秀者。或曰。封胡

遯末。封謂。謂。遯謂。玄。未。謂。韶。朗。玄。不意天壤之

列云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尽非

疑詔 嬰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

吃

列云脊墜極不成語無極有似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關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

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列曰不聞關鵝何如

○補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悟末年嘗與友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味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補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

凡劣故蘊不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為羣從所禮 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

宿 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

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

至縣掘深一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一劍

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燁燁煥若電發

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

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

賴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秦

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

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將使作爲鐵劍

因泰阿之劍登城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

引泰阿之劍登城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

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

我者

○補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在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宋書曰

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北占士說補卷之十九 三

王云此是元長病根遂不得長死功名何可取

○補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補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湯大傳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鄴侯

南史曰湯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湯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入南史

儉

日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錢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補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專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讒險

一作能短長說

○袁悅有口才能短能長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詔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與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

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入因論他事

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

曰比與仲堪屏入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

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口踈讒言

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

堪微間而成離隙

○補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

鳳翔帝擇入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
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
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
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土乃
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
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
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
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大夫夫人憂敢問所安毋
日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敗撫州
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
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李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季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
而名與嵩岱等矣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尤悔

禮

○補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正禮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以問五官將

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懋字子休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

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林

劉云不安得為人太后所以不哭也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問其圍

棊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禱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即得見有異志故來朝不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有字疑當因

氏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入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

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

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及至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友所

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且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天風折木平地尺雪千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害二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

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

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衣帽本傳作白帽

大

劉云三世將忘如此

大

王云此大是人情不必有感

喜說不見疑補

縣地天寶十年置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道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宜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

者是明帝聞之覆向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請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半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註
昏
劉云似為丞相解紛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躁死

由我而歿幽室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克京邑參軍呂濟說敦曰

周顛戴淵昔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敢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傷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請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二十

與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邵
書曰西陽一郡戶口甚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
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
卒。

王云非註幾不
知馬頭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太將
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向頓盡值世紛紜遂
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
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
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
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

予一作於

王云思曠如此
復何足道

又云註理高但
情未入幾不可必

劉云此等較有
俯仰大勝史筆

仁總角時與予東官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二
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太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兒。既是偏所愛重。
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
聖。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哉。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此帖世說補卷之二

五

王云曲盡奸雄
態常語悲然自非當
人語

又云文景司馬
師兄弟也
意說見

補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真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補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入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帶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藝遂由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篡焉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上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款服

補

陸鴻漸與常伯能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

統

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

補意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御史李季卿宣

能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

夫奉使江淮宜慰振技幽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

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

為歎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畢命率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前茶水

記曰李季卿刺

茶博士指陸

所

潤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孰陸名有傾蓋之歡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擊艇深講南零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陸遠日自此南零者矣使犬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峴舟蕩覆半把岷水增之處士神鑿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補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

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本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

不至取廢舉孝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

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丁虞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虞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疾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然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天子令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時論。以之於萬世也。虞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二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亮誅譔。見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許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梁州是敬禮子。
○補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洽城公知。丞相居洽城。故丞相既帝稱為洽城公。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劉云下飲謂設
茶也人才失志
此比甚多

地名孔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壽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入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
瞻歷謁者僕射
都尉天門太守

王云彭蠡食之
乃不吐此便非
實錄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食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戴

疋
帶而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蠃之究無所寄
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蝟蟬小者勞節彭蠡也似蟹亦小今彭蠡小
於蟹而大於彭蠡節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廁見漆相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著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國寶主簿夜自事云

孝武中詔用神堪乃止

上結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入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腰不解帶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

注曰谷窮也

○補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温曰承

胤奸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

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稱

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

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除豪

日甚大殖財貨商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下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諒中郎亦言
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友按世有兄弟三人
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
以據為中即未可解當由有
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
閉齋不出大傳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煖制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三五息氣二字
甚
蘇新
劉云如此謬字
之鯨
孫必羞也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
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
與王獻同廢為庶人
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補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見一見謝
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
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
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
鳳也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補
王云此自所以至
但倉卒應機妙
耳

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

北史曰祖延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適逸起家

樞疑坡字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嫗擗擗補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聞見錄曰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巨羅寶太后以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杜若生南郡漢中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

生杜若眺懷故人詩曰芳洲乃委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

率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入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補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

史九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

采納高宗册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李

補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元絳之意降

合依元絳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故云吏

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李士卒

盜章簡

○補韓昇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昇以

○補王曰叙小人情狀得世說語意

漢魏相傳書咸嚴兩止也

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于昇亦登進士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岍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岍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所不通卒贈温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岍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宋史曰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

自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

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拔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

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險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謫先帝盡廢

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諡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

熙寧元豐年

未什

鐫未

補

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

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命葉義問視師江上

數十里不斷如銀壁義問素不

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

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

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

罪不赦。拔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嘗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感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在幽州。甄出侍。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含見甄怖。以頭伏。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袖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

蔡別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蔡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叔往。蔡不明。而神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蔡雖福。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甲一作哭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蔡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 ○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 賈公問克別傳曰克父逵晚有子故各曰克字公問言後必有克間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鳴

刻百歲也

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買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官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角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妬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 補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閔睢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 ○ 環手瓊通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為掾克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入踰墻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緒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克覺女盛自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入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克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補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補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鰓

鰓 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瘡痂取餘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采心禱劉邕向顧見噉遂舉体流血

○補 何修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

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

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修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

曰速冷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

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獨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補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某具陳於前納觀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患唐書曰李納平

正已之子代宗時正已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
自奉祀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兵正已
率統眾為亂為劉洽所敗計
感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補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
凍而歸

○補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李云如此好書
書安不好凡事
皆然靡不有成

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君安京長
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
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舊遊而攸用
大臣子領袖其間權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
年安置
永州

仇隙

補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郝鴻豫司馬彪續漢書
曰郝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少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受學於鄭玄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晏疑宴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勸廣慮鯁大業都慮承
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
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
及至其敝睡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
錯念國選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
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
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奸光武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
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
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
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狐與文舉
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鄧禹征赤眉今
宗欽焉皆守拘
邑二人爭權相
攻遂殺欽因反
擊禹

賢云老賊可醜

居

國語

惡

榆次之辱而軻事

宋人可破屈教
巨龜共出簪子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
羣小所構孤爲入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狼惠書教告所不逮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宜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
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臧錯竊位爲過
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冠
賈爲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不至也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辱
不知貶滅之於已猶蛟蚩之過也子產謂人心
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
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以酒酸也至於屈殺巨龜
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北古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敢失墜。稱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毅。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綠珠。美而工笛。人綠珠。美而工笛。所以擇使者曰。崇出其婢妾數千人。以示之。曰。任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忠。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

吏給使。岳數踟躕秀而不以爲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藝。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

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眷。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來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不能答。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土。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 ○ 劉璵當即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聖加害矣石崇素與璵

現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入宿

劉榮晉紀曰璵與兄璵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

出讓平平曰臣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

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載

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祝

君之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如何也

王孝伯从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於載

出都而相抗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於一作敬也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
諸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
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

至未詳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
譙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
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承曰不能
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承主事義
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
遣從母弟魏又攻承王廙使賊迎之魏於車敦
既滅追贈驃
騎謚曰愨王
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

又

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
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補

謝玄暉頗輕江祏南史曰祏字弘業濟陽考城
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祏仕至待中中書
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
祏嘗詣玄暉玄暉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

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南史曰：祐嘗與弟眺、劉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德江祐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

恩，不肯答。又詔劉暉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暉

及所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補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為待御史，楊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唐書曰：杞父突，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父子

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

散，突在臺獨居，為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

突，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突遇害。杞以明

陰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

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

隱兀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

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

史大夫旬日，為黃門侍郎。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題世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著稱其所輯語林上溯漢魏下逮勝國正史之外益以稗官小說撮其佳事佳話分門比類以儼於臨川之世說要其所疑亦河汾之于

洙泗耳無論宋以後事蕪濶而難
 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否
 其人有江左風致足模寫者否即
 所載司馬家一代事辭往一撫拾
 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故愚嘗謂
 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

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
 馴雅者理中清者節取之附諸世
 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
 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耳聆劉許之
 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
 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矜

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往歲負澹
冲滅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
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發友
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
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弗果。於是
校注之任專之。仲立、雙對，則汝約

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贍，
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
而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
獻無徵，熟王、澱諸家乘，則思過半
矣。仲立素瓌瑋，博稽羣籍，多所訂
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之士有

釋哉ハ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冢ス
孺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瑯
琊王泰亨識ス

元祿七年甲戌八月之吉

京東洞院通夷川上町

林九兵衛梓行

